

Chuan Duan
Kang Cheng

川端康成哀婉小说

让大师的(智)(慧)点亮青春岁月



高慧勤 编选

百家出版社

Chuan Duan
Kang Cheng

川端康成哀婉小说

让大师的 ①智 ②慧 点 亮 青 春 岁 月



1313-45/117

高慧勤 编选

百家出版社

选本序

高慧勤

日本文学具有一种“盆景趣味”。一位日本学者这样说，“较之规模宏大而有破绽的巨著，宁可喜欢洗练而饶具风趣的精品。”比照一下川端康成的作品，恰好也具有这样一个特点。川端不属于长篇巨匠一类作家，而是写短篇的高手。一些名篇佳作，像成名作《伊豆的舞女》，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《雪国》，以及《名人》、《水月》、《山之声》、《古都》等等，都是中短篇。短篇讲究章法，注重语言，需要才情，比起长篇，非得锤炼技巧不可。而作为一个唯美作家，川端在艺术上，一向追求完美，穷工极巧，赢得了“语言的魔术师”之美誉。所以，川端的一些作品正如同盆景艺术，能“以涓滴之水，尺寸之树，呈江山教程之景象，具瞬息万变之佳兴”。篇幅虽不大，却都珠圆玉润，耐人寻味。

川端的小说，几乎没有通常所说的社会主题。但他善于写情，精于刻画女性。擅长表现女性纤细的情感，委婉的心理，寂寞的忧伤，充满对女性的体贴。然而，他的爱情小说，结

局都不那么圆满,常常流露出好事难谐的惆怅。所以,读川端的小说,无论是《伊豆的舞女》,《雪国》,抑或其他作品,无不使人感到一缕低徊幽咽的哀婉之情,一丝莫可名状的空灵之意。即便像《名人》这样的纪实作品,通篇也氤氲一股浓重的悲怆之气。至于那些描写自家孤儿身世的小小说,更是写得凄凉悲切。这或者可说是川端小说的风格罢。本书所选的五篇作品,无不具有这样一种美质。

《伊豆的舞女》是川端根据19岁那年的一段经历敷演而成的短篇。描写作家为摆脱孤儿的悲哀和青春的悒郁,独自去伊豆漫游,路遇一伙江湖艺人,便结伴同行。他们心地善良,为人淳朴,让人感到人情的温暖。尤其那个天真未凿的小舞女,对他表示一种温馨的情意,使他萌发一缕柔情。作品的结尾处,是小舞女那欲说还休的依依离情,少年书生涓涓而流的感伤泪水,透露出川端式的一抹淡淡的哀愁。川端的这一成名作,通篇充满青春的诗意和抒情的气息,成为日本青春文学的杰作。

《雪国》连同《千鹤》和《古都》,在高手如云的世界文坛上,于1968年,第一次为日本摘取了诺贝尔文学奖桂冠。小说的艺术手法,美学追求,代表了川端的最高成就,被奉为“日本现代文学史上抒情文学的顶峰”。作品描写舞蹈研究家岛村,三次去多雪的北国山村,与当地的艺妓驹子由邂逅而情爱,同时又对萍水相逢的少女叶子,怀有倾慕之情。虚无思想甚重的岛村,认为人的一切营求努力,都归“徒劳”,自感对

驹子的处境爱莫能助，便决意分手；驹子虽然追求两心相契的爱情，却是“一度相逢一度愁”，三度之后终了了；而叶子，在恋人病逝后，也在一场大火中死去。书中岛村对浮生若梦的喟叹，驹子爱而不得的怨望，叶子对意中人生死两茫茫的忆念，再辅之以雪国山村的清寒景象，使全书充溢着悲凉的基调。

两篇小说都蕴含着哀婉的情致，但《伊豆的舞女》是一片纯情的自然流露，清新而明丽，不着意处自风流；而《雪国》，写的是成年人的情感，缠绵而幽怨，是作家精心营造的艺术情境。不过，《雪国》同时还另具一种空灵之美。远山寂寥，雪光皑皑，星河皎洁，哀情幽幽。尤其作品开头描写映在火车玻璃窗上的暮景流光那一段，已经成为名文。在这一点上，短篇《水月》，有异曲同工之妙，而且更加精巧凝练。小说叙述一个再婚女子对死去的前夫刻骨铭心的怀恋。女主人公那种旧情难忘的悲哀，复杂的心理，写得丝丝入扣，委曲尽致。川端以女主人公梳妆用的一柄小手镜为媒介，把即景抒情，抚今追昔的种种意绪交织在一起，展露出女主人公缠绵不尽的思念与憧憬。水中月影本空灵，而镜中水月更虚幻！但这恰好见出川端惊人的笔力，能将其升华为一种意境，一种美。

本卷所选的另两篇作品，《玉铃》和《弓浦市》，也是同具这种美质的杰作，但又各有异趣。《玉铃》描写一个较好的少女的夭折。通过拴在一根线上的三块月牙玉，相互撞击的那一瞬间，发出美妙动听的声音，引发出无限的联想与回忆。川

端以一枝生花妙笔，纵横古今，摹人状物，既有思古的幽情，也有伤逝的悲哀。美玉，仿佛是少女的象征，圣洁、高雅；玉铃，则是少女的心声，在情人的怀里，“胜过最美的爱情低语”。清音琅琅，变化万千。“昨夜在玉铃声中见到了你的倩影/清晨，为什么这样动情？”玉铃分明是少女对爱情的呼唤；然而，“玉铃唤来了清晨的露、伤心的泪/却留不住斗室里祷念情人的秋风”，蕴含了少女无限的哀叹。“玉铃”一词，按日本《广辞苑》的解释，本为“瞬间”之意，源于古代万叶和歌，指玉石相激发出清响的那一瞬间，也指草上晨露晶莹的情景。而小说里的玉铃，既指铃声，亦含瞬间，象征少女生命的无常与短暂。叮咚的玉铃声，那么空灵缥缈，刹那之后便再也无处追寻；那清音美韵，只可意会，不可言传。至此我们不能不赞叹川端艺术功力的深厚。

川端早年研究过弗洛伊德学说，很多作品都写到梦境、潜意识之类，甚至连几百字的小小说里也不乏梦的描写。《弓浦市》这篇五千来字的小说，写的就是一个女人的白日梦。书中那位“女客”，凭借幻想，编织了一个子虚乌有的爱情故事。看似可笑，实则可悲。按弗洛伊德的说法：“大多数人在他们的一生中是不时地创造着幻想的。但是，一个幸福的人从来不会幻想，幻想只发生在愿望得不到满足的人身上。而每一个幻想都是一个愿望的满足。”可笑的白日梦中，隐含着“女客”的不幸。作品的写法，有别于《水月》式的情意绵绵，也不同于《玉铃》类的优雅典丽，但同样体现了川端的慧心巧思，

别开生面，余韵悠长。

艺术往往就是一种技巧，一种匠心。川端能从一方玻璃，一柄手镜，几块玉石，生发成一个个美妙精彩的艺术情境，全在于他匠心独运。是川端半个世纪来，孜孜以求，不断磨练自己的艺术感觉，砥砺小说技巧所达到的胜境。无怪乎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授奖辞中要称赞他具有“高超的叙事技巧”了。至于川端小说的风格之美，哀婉幽怨的意蕴，既是他本人的美学追求，也源于他自身的气质禀赋。

虽说川端创作伊始便游艺于传统与西方现代派之间，在他看来，借鉴西方，不过是为了在形式与技巧上开拓一条新路而已。而他更倾向于传统，很早就表示过，“要成为地道的日本式的作家”，以“继承日本的美学传统”而自期。他从少年时代起便浸润于平安朝（8至12世纪）的古典文学，《源氏物语》已“渗透我的心灵深处”，是他精神上的“摇篮”。书中那种优雅闲适的贵族生活，缠绵悱恻的男女恋情，悯物惜情的“物哀”精神，予川端的创作以深刻影响。“物哀”，这是日本特有的美学概念，主要表达“同情共感、优美纤细的怜惜之情”。其中对四时风物的感念，世事无常的喟叹，更具有悲伤哀婉的内涵。在平安朝时，成为贵族日常生活里的美意识，也构成日本民族审美理想的基础。其实，从更早的万叶诗歌以来，日本文学就带有悲哀的意蕴，表现出一种悲剧意识。而这，与川端的个人气质十分相投。

1899年，川端康成出生于大阪，2岁丧父，3岁失母，于

是由祖父母抚养。7岁上小学那年,祖母又过世了。自此同又聋又瞎的祖父相依为命,过着惨澹凄凉的岁月,忍受孤独寂寞的哀伤。这时,《源氏物语》、《枕草子》等古典名著,既是他精神的慰藉,也涵育了他少年的感伤情怀。三年后,一直寄居在舅父家,终生只见过两面的姐姐也去世了。到他16岁那年,就连祖父这惟一的亲人,也撒手人寰,把他一人撇在茫茫人海。从此他“茕茕孑立,形影相吊”,或寄人篱下,或辗转于宿舍公寓之间,变得更加多愁善感,同时也愈发孤僻内向。在东大读二年级时,失恋的伤痛又给他以新的打击。

亲人的相继死别,使年少幼小的他,成了“送葬的名人”;战争期间,故旧的接连去世,他又成了“写悼辞的作家”。在“生于儒死于佛”的国度里,他自幼即已看惯了双手合十的虔诚,听惯了往生净土的佛号……总之,川端所经历的那一系列丧事,孤独,失恋,以及种种人生创伤,决定了川端性格的形成,“影响了我对世事的看法”,铸就他悲观虚无的人生态度。他以一己的人生体验,感悟到一种“日本自古以来的悲哀”,“每逢赏月,一缕日本式的哀愁,总会暗暗潜入心头。而这缕哀愁,连类而及,使我深味日本的传统”。而“在日文里,‘悲哀’与美是相通的词”。美即悲哀。他把“日本式的哀愁”,当作一种传统的美。这既与他的心境吻合,也符合他的审美要求,更构成他文学的内在素质——哀婉之美。

目 录

选本序	高慧勤
-----------	-----

伊豆的舞女	001
-------------	-----

雪国	031
----------	-----

玉玲	159
----------	-----

水月	178
----------	-----

弓浦市	192
-----------	-----

伊豆的舞女



山路变得弯弯曲曲，快到天城岭了。这时，骤雨白亮亮地笼罩着茂密的杉林，从山麓向我迅猛地横扫过来。

那年我 20 岁，头戴高等学校^①的制帽，身穿藏青碎白花纹上衣和裙裤，肩挎一个学生书包。我独自到伊豆旅行，已是第四天了。在修善寺温泉歇了一宿，在汤岛温泉住了两夜，然后登着高齿木屐爬上了天城山。重叠的山峦，原始的森林，深邃的幽谷，一派秋色，实在让人目不暇接。可是，我的心房却在猛烈跳动。因为一个希望在催促我赶路。这时候，大粒的雨点开始敲打着我。我跑步登上曲折而陡峭的山坡，好不容易爬到了天城岭北口的一家茶馆，吁了一口气，呆若木鸡地站

^① 高等学校，即旧制大学预科。

在茶馆门前。我完全如愿以偿。巡回艺人一行正在那里小憩。

舞女看见我呆立不动，马上让出自己的坐垫，把它翻过来，推到了一旁。

“噢……”我只应了一声，就在这坐垫上坐下。由于爬坡气喘和惊慌，连“谢谢”这句话也卡在嗓子眼里说不出来了。

我就近跟舞女相对而坐，慌张地从衣袖里掏出一支香烟。舞女把随行女子跟前的烟灰碟推到我面前。我依然没有言语。

舞女看上去约莫 17 岁光景。她梳理着一个我叫不上名字的大发髻，发型古雅而又奇特。这种发式，把她那严肃的鹅蛋形脸庞衬托得更加玲珑小巧，十分匀称，真是美极了。令人感到她活像小说里的姑娘画像，头发特别浓密。舞女的同伴中，有个四十出头的妇女、两个年轻的姑娘；还有一个二十六岁的汉子，他身穿印有长冈温泉旅馆字号的和服外褂。

舞女这一行人至今我已见过两次。初次是在我到汤岛来的途中，她们正去修善寺，是在汤川桥附近遇见的。当时有三个年轻的姑娘。那位舞女提着鼓。我不时地回头看看她们，一股旅行的情趣油然而生。然后是翌日晚上在汤岛，她们来到旅馆演出。我坐在楼梯中央，聚精会神地观赏着那位舞女在门厅里跳舞。

……她们白天在修善寺，今天晚上来到汤岛，明天可能越过天城岭南行去汤野温泉。在天城山二十多公里的山路上，一定可以追上她们的。我就是这样浮想联翩，急匆匆地赶

来的。赶上避雨，我们在茶馆里相遇了。我心里七上八下。

不一会儿，茶馆老太婆把我领到另一个房间去。这房间大概平常不用，没有安装门窗。往下看，优美的幽谷，深不见底。我的肌肤起了鸡皮疙瘩，牙齿咯咯作响，浑身颤抖了。我对端茶进来的老太婆说了声：“真冷啊！”

“唉哟！少爷全身都淋湿了。请到这边取取暖，烤烤衣服吧。”

老太婆话音未落，便拉着我的手，把我领到她们的起居室去了。

这个房间里装有地炉，打开拉门，一股很强的热气便扑面而来。我站在门槛边踟躇不前。只见一位老大爷盘腿坐在炉边。他浑身青肿，活像个溺死的人。他两只连瞳孔都黄浊的、像是腐烂了的眼睛，倦怠地朝我这边瞧着。身边的旧信和纸袋堆积如山。说他是被埋在这些故纸堆里，也不过分。我呆呆地只顾望着这个山中怪物，怎么也想象不出他还是个活人。

“让你瞧见这副有失体面的模样……不过，他是我的老伴，你别担心。他相貌丑陋，已经动弹不了，请将就点吧。”老太婆这么招呼说。

据老太婆谈，老大爷患了中风症，半身不遂。他身边的纸山，是各县寄来的治疗中风症的药方，以及从各县邮购来的盛满治疗中风症药品的纸袋。听说，凡是治疗中风症的药方，不管是从翻山越岭前来的旅客的口中听到的，或是从新闻广

告中读到的,他都一一打听,照方抓药。这些信和纸袋,他一张也不扔掉,都堆放在自己的身边,凝视着它们打发日子。天长日久,这些破旧的废纸就堆积如山了。

老太婆讲了这番话,我无言以对,在地炉边上一味把脑袋耷拉下来。越过山岭的汽车,震动着房子。我落入沉思:秋天都这么冷,过不多久白雪将铺满山头,这位老大爷为什么不下山呢?我的衣衫升腾起一股水蒸气,炉火旺盛,烤得我头昏脑涨。老太婆在铺面上同巡回演出的女艺人攀谈起来。

“哦,先前带来的姑娘都这么大了吗?长得蛮标致的。你也好起来了,这样娇美。姑娘家长得真快啊。”

不到一小时的工夫,传来了巡回演出艺人整装出发的声响。我再也坐不住了。不过,只是内心纷乱如麻,却没有勇气站起来。我心想:虽说她们长期旅行走惯了路,但毕竟还是女人,就是让她们先走一二公里,我跑步也能赶上。我身在炉旁,心却是焦灼万分。尽管如此,她们不在身旁,我反而获得了解放,开始胡思乱想。老太婆把她们送走后,我问她:

“今天晚上那些艺人住在什么地方呢?”

“那种人谁知道会住在哪儿呢,少爷。什么今天晚上,哪有固定住处的哟。哪儿有客人,就住在哪儿呗。”

老太婆的话,含有过于轻蔑的意思,甚至煽起了我的邪念:既然如此,今天晚上就让那位舞女到我房间里来吧。

雨点变小了,山岭明亮起来。老太婆一再挽留我说:“再待十分钟,天空放晴,定会分外绚丽。”可是,说什么我再也坐

不住了。

“老大爷，请多保重，天快变冷了。”我由衷地说了一句，站了起来。老大爷呆滞无神，动了动枯黄的眼睛，微微点了点头。

“少爷！少爷！”老太婆边喊边追了过来，“你给这么多钱，我怎么好意思呢。真对不起啊。”

她抱住我的书包，不想交给我。我再三婉拒，她也不答应，说要把我直接送到那边。她反复唠叨着同样的话，小跑着跟在我后头走了一町远。

“怠慢了，实在对不起啊！我会好生记住你的模样。下次路过，再谢谢你。下次你一定来呀。”

我只是留下一个五角钱的银币，她竟如此惊愕，感动得热泪都快要夺眶而出。而我只想尽快赶上舞女。老太婆步履蹒跚，反而难为我了。我们终于来到了山岭的隧道口。

“太谢谢了。老大爷一个人在家，请回吧。”我说过之后，老太婆好歹才放开了书包。

走进黑魑魑的隧道，冰凉的水滴滴答答地落下来。前面是通向南伊豆的出口，露出了小小的亮光。

二

山路从隧道出口开始，沿着崖边围上了一道刷成白色的栏杆，像一道闪电似地伸延过去。极目展望，山麓如同一副模

型,从这里可以窥见艺人们的情影。走了不到七百米,我追上了她们一行。但我不好突然放慢脚步,便佯装冷漠的样子,赶过了她们。独自走在前头二十米远的汉子,一看见我,就停住了步子。

“您走得真快……正好,天放晴了。”

我如释重负,开始同这汉子并肩行走。这汉子连珠炮似地向我问东问西。姑娘们看见我们两人谈开了,便从后面急步赶了上来。

这汉子背着一个大柳条包。那位 40 岁的女人,抱着一条小狗。大姑娘挎着包袱。另一个姑娘拎着柳条包。各自都拿着大件行李。舞女则背着鼓和鼓架。40 岁的女人慢慢地也同我搭起话来。

“他是高中生呐。”大姑娘悄声对舞女说。

我一回头,舞女边笑边说:

“可能是吧。这点事我懂得。学生哥常来岛上的。”

这一行是大岛波浮港人。她们说,她们春天出岛,一直在外,天气转冷了,由于没做过冬准备,计划在下田待十天左右,就从伊东温泉返回岛上。一听说是大岛,我的诗兴就更浓了。我又望了望舞女秀美的黑发,询问了大岛的种种情况。

“许多学生哥都来这儿游泳呢。”舞女对女伴说。

“是在夏天吧?”我回头问了一句。

舞女有点慌张地小声回答说:“冬天也……”

“冬天也?……”

舞女依然望着女伴，舒开了笑脸。

“冬天也能游泳吗？”我重问了一遍。

舞女脸颊绯红，非常认真地轻轻点了点头。

“真糊涂，这孩子。”40岁的女人笑了。

到汤野，要沿着河津川的山涧下行十多公里。翻过山岭，连山峦和苍穹的色彩也是一派南国的风光。我和那汉子不住地倾心畅谈，亲密无间。过了获乘、梨本等寒村小庄，山脚下汤野的草屋顶，便跳入了眼帘。我断然说出要同她们一起旅行到下田。汉子喜出望外。

来到汤野的小客店前，40岁的女人脸上露出了惜别的神情。那汉子便替我说：

“他说，他要跟我们搭伴呐。”

她漫不经心地答道：“敢情好。‘出门靠旅伴，处世靠人缘’嘛。连我们这号微不足道的人，也能给您消愁解闷呐。请进来歇歇吧。”

姑娘们都望了望我，显出若无其事的样子。她们一句话也没说，只是羞答答地望着我。

我和大家一起登上客店的二楼，把行李卸了下来。铺席、隔扇又旧又脏。舞女从楼下端茶上来。她刚在我的面前跪坐下来，脸就臊红了，手不停地颤抖，茶碗险些从茶碟上掉下来，于是她就势把它放在铺席上了。茶碗虽没落下，茶却洒了一地。看见她那副羞涩柔媚的表情，我都惊呆了。

“哟，讨厌。这孩子有恋情哩。瞧，瞧……”40岁的女人吃

惊地紧蹙起双眉，把手巾扔了过来。舞女捡起手巾，拘谨地揩了揩铺席。

我听了这番意外的话，猛然联想到自己。我被山上老太婆煽起的遐思，戛然中断了。

这时候，40 岁的女人仔细端详了我一番，抽冷子说：

“这位书生穿藏青碎白花纹布衣，真是潇洒英俊啊。”

她还反复地问身旁的女人：“这碎白花纹布衣，同民次的是一模一样的。瞧，对吧，花纹是不是一样呢？”

然后，她对我说：

“我在老家还有一个上学的孩子。现在想起来了，你这身衣服的花纹，同我孩子那身碎白花纹是一模一样的。最近藏青碎白花纹布好贵，真难为我们啊。”

“他上什么学校？”

“上普通小学五年级。”

“噢，上普通小学五年级，太……”

“是上甲府的学校。我长年住在大岛，老家是山梨县的甲府。”

小憩一小时之后，汉子带我到了另一家温泉旅馆。这以前，我只想着要同艺人们同住在一家小客店里。我们从大街往下走过百来米的碎石路和石台阶，踱过小河边公共浴场旁的一座桥。桥那边就是温泉旅馆的庭院。

我在旅馆的室内浴池洗澡，汉子跟着进来了。他说，他快 24 岁了，妻子两次怀孕，不是流产，就是早产，胎儿都死了。他